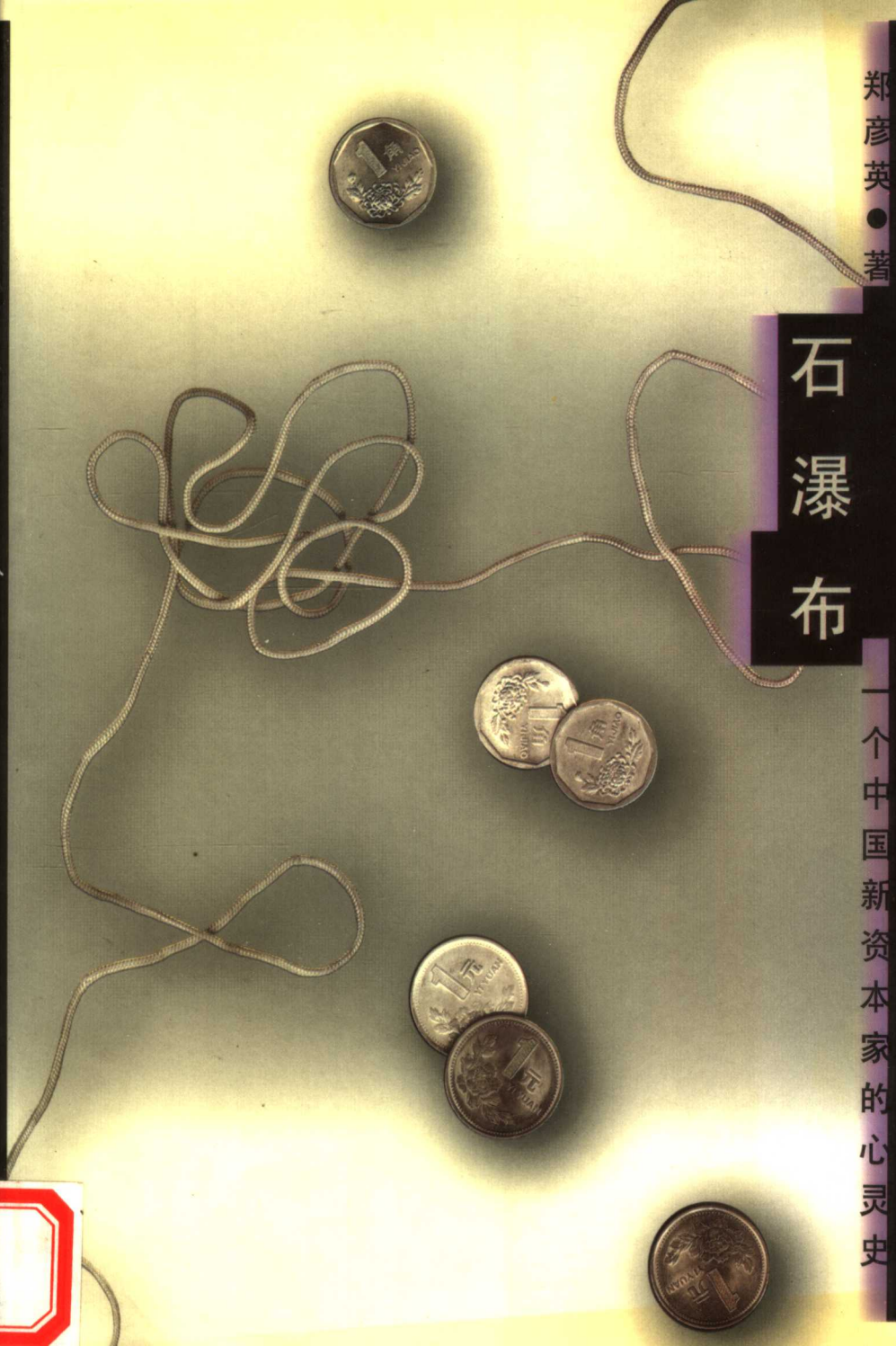


郑彦英·著

石瀑布

一个中国新资本家的心灵史



郑彦英·著

石瀑布

一个中国新资本家的心灵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瀑布/郑彦英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7
ISBN 7-02-002941-8

I. 石… II. 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948 号

责任编辑:葛志超 刘海虹

装帧设计:柳 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5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3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5.70 元



鄭彥英

1994.10

小秦岭地区的一个风景很好还出金子的山岗上，住着一个受人尊敬的老人。一天，老人看到一个比他还老的白须白发的远足的老汉在他家门前歇脚，禁不住端了一碗水给他，遂问：“你是谁？”

“是我。”

“你从哪里来？”

“我从那里来。”

“你到哪里去？”

“我到那里去。”说完将水碗递给他，就不回头地走到老人看不见的地方。

受人尊敬的老人给我叙述这个故事时断言道：“他是个疯子！”

第二年冬天，受人尊敬的老人在一个大雪飘飞的日子病得眼看就要离开人世。我去看他，他又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我说：“他不是疯子么？”

他摇摇头，敬畏地说：“他……他是老天爷！”

——题记

目 次

引 子	娘娘峪·····	1
第一章	醉荆芥·····	25
第二章	伏天雨·····	58
第三章	新条款·····	91
第四章	金膝盖·····	105
第五章	肉章子·····	124
第六章	楸树叶·····	150
第七章	鱼眼睛·····	169
第八章	红裙子·····	189
第九章	金树皮·····	206
第十章	空山洞·····	223
第十一章	无袖衣·····	247
第十二章	大红包·····	265
第十三章	黑西服·····	282
第十四章	搓水背·····	306
第十五章	石瀑布·····	330

引子 娘娘峪

细竹篾编成的躺椅凉爽而又舒适，娘娘峪首屈一指的大户张冠峪眯着眼躺在上面，身旁站着两个女人，一个女人为他点水烟，一个女人为他打扇子。两个女人一个十六一个十八，都长得像水塘边的花骨朵一般，干净而又鲜艳。

张冠峪喜欢抽水烟，并不是水烟的味道让他喜欢，而是抽水烟时的状态能够给他的心里增添无限快感。水烟的烟是经过了一道水才到达他的嘴里，烟经过水时有咕咕的响声，而且烟锅里的烟只抽这一口就燃尽了。当他将那口经过一道水滤过的烟在口里肚里轻回慢转的时候，那个十八岁的女人就轻巧地将烟锅抽出来，小小樱口对住烟锅底部一吹，烟灰就飞出去了，然后用纤纤细指再装一锅，还用小小樱口对住黄纸媒头，噗地一吹，媒头上就生了若豆的火，豆火对住水烟袋的烟锅，甜甜一声：“老爷。”他就将嘴里的烟徐徐吐出去，然后微微一歪头，噙住十八岁的女人递过来的水烟袋嘴儿，眯着眼长抽一口，抽出咕咕的响声。

张冠峪虽然只有三十二岁，但他已经深知一个人的威势建立在别人的眼睛里。他抽水烟时不在屋子里，也不在院子里，而是在砖门楼下的甬道里，甬道的门大开着，街上的人只要路过他的门口，就会对他的舒适一览无余。甬道里有习习的小风，往这里一坐就凉丝丝的，没有一点汗气，但张冠峪还是让那个十六岁的女人站在躺椅的另一边为他打着扇子。身左身右各站着一个

年轻的美丽女人，本身就是一道好景致，这景致是给街上过往的行人看的。他眯着的眼睛一直不易察觉地注视着街上的行人，他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见了羡慕和嫉恨，他就喜欢这羡慕和嫉恨，不管羡慕还是嫉恨，都是对他张冠峪的重视。而且，他发现这重视的第一个直接的表现是他们路过他的门口时，脚步都变得轻了，他就爱看这轻，这轻就是对他的威势的承认。

正是中午歇晌时分，一九四八年农历六月这个中午的娘娘峪回荡着淡淡的暑气。突然从隔壁院子里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像是一个女人被蛇咬了一般。第一声响起时他没有在意，因为隔壁院子住着他的弟弟张亚峪，父亲临终前将他家的产业平分给了他弟兄俩，包括这宅院也是兄弟俩一模一样的两处。他深知他的弟弟心还太嫩，不知道怎样让人尊重，不知道怎样在别人心里产生威势，只知道狂狂地把一身的精力放到女人身上。所以他听到第一声叫时心里就想着弟弟肯定是又生了什么鲜法整治女人了，但是第二声叫让他感觉出了叫声中洋溢着死亡的寒气，他身上的汗毛立时竖了起来，他想到了他的弟弟。入夏以来弟弟的脸上时不时地会泛上两片潮红，他曾经在一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提醒弟弟说这两片潮红可能代表的病态。但弟弟只微微一笑就在他身子左边走到他身子右边说，啥病不病，全是在梨花身上忙成这样。他就提醒弟弟，再好的女人也就只是个女人，不能在她们身上使过劲儿。弟弟却淡淡一笑，他从弟弟的笑中看见了深隐着的陶醉，弟弟说，这些我都知道，见了梨花啥都忘了。

叫声依然在继续，他身上的汗毛孔里也沁出了寒气。他想马上起来去弟弟那里看一看，但他又深知一个人的威势表现在每一个细枝末节上，遇事不惊，是一个男人成熟并产生威势的重要表现。所以他对那个打扇子的十六岁的女人说：“去，看看。”

十六岁的花骨朵一般的女人小风一般地卷过去又小风一般地卷过来，小口大喘着叫：“老爷，老爷……”就发着抖再也说不出话来。

张冠峪眯着的眼睛猛地睁开了，却又缓缓眯住，身子依然以最舒适的姿势躺在细篾竹躺椅上，又咕嘟嘟抽了一口水烟，才说：“过去。”

立时从甬道一侧的暗处走出来四个小伙子，极其熟练地将竹躺椅扛在了四个肩膀上。四个小伙子显然经过了严格训练，脚步细碎而又轻快，竹躺椅上的张冠峪没有感到一丝颠簸，就出了凉风习习的甬道，走进阳光刺眼暑气游荡的街道。拿着水烟袋的十八岁的女人依然仰着那张可人的笑脸，快步跟在躺椅后面，而那拿着扇子的十六岁的女人由于惊慌还站在甬道中不知所措，他就轻声叫了：“扇子。”待那女人小跑几步赶过来时，他又轻声说，“做好你的事情。”

四个小伙子按照他的旨意将竹躺椅抬到了弟弟的住室，他眼睛虽然还眯着，但他一眼就看见了赤裸着死在炕席上的弟弟，而且还瞅见了弟弟红润的面色和飞扬的喜眉。只这一眼，他就完全明白了弟弟的死因，刚才陡生的悲痛就因这一看而飘逝，他甚至在心里羡慕弟弟能够这样快活地死去。弟媳妇张林氏显然是被吓呆了，身上依然一丝不挂，惊魂未定浑身颤抖，不断流淌的泪水模糊了她的睫毛飞长的双眼。

张冠峪心里猛然一动，怪不得弟弟把命都搭在这个女人身上了，这女人就是妖呢，看那狐媚的样子，只一动就能把人的心摄走！

不！不能看这个女人！他把头往左边一伸，十八岁的女人立即把水烟袋伸到他的唇边，他咕嘟嘟吸了一口，然后对吓得软在炕沿一边的张林氏的丫鬟说：“还不侍候衣裳！”声音虽轻，却

使那丫鬟立时断了飞溅的眼泪。

竹躺椅横在弟弟家临着大街的甬道里，弟媳妇张林氏虽然已经穿上了衣服，但头发依然蓬乱着，泣不成声、颤抖不止地跪在他的面前，哽哽咽咽地回答着他的审问：“不、不是我、不是我害死的，他、他跟我做、做那……我一睁眼，他、他就就……”甬道门口聚了许多看热闹的村里人，人的拥挤挡住了过道里本应有的习习小风，还将街上的暑气荡了进来。

虽然他相信张林氏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但他还是有意重复审问，然后听着弟媳妇的重复回答，他抽了一口水烟后突然转了话锋：“你男人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啥？”

“是……”张林氏哭得软在地上，就软在张冠峪的脚前，“他、他叫我的名字……”

“咋叫的？”

“梨……花……”

“哦噢——”张冠峪摆了一下手，推开了伸到他唇边的水烟袋，而且从竹躺椅上坐了起来，眼也睁开了，看着张林氏，说：“这就明白了，我弟是被你克死的，梨花梨花，我弟就是娶了你这个花才离开人世的！”他缓缓站了起来，“我弟花两千两银子把你买了来，你把我弟克死了！你好好想想你的罪过吧。”遂对站在一边的家人说：“把她拉进房子去，让她守着亚峪！”

细竹篾编成的躺椅凉爽而又舒适，娘娘峪首屈一指的大户张冠峪眯着眼躺在上面，身旁站着两个女人，一个女人为他点水烟，一个女人为他打扇子。他已经安排好了厚葬亚峪的一应事体，这才回到他家门楼下的甬道里，缓缓抽了一袋水烟后，起身穿过甬道经过院子走进他的住室，坐到一把雕花杏木椅上，对随他而来的两个若水塘边的花骨朵的女人说：“把太太叫来。”

没有他的话不敢迈出房子一步的太太自然已经知道出了大

事，一进门就哇的一声哭了。他一听就满心反感，沉下声训了一句：“嚎啥?!”

太太立即收住哭，眼里正流的泪也陡地收住，伸手帕一擦，按照他平日的要求，双手捏着手帕挽在腹前，做出一种羞答答的样子，等着张冠峪发话。

太太正值开花年纪，虽然相貌平平却是乡长的女儿，在娘家养成了横声恶气的习惯，嫁到张冠峪家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张冠峪已经将她调教得服服帖帖。

两个女人又立到张冠峪两边，一个给他打扇子，一个等着给他点水烟。

张冠峪这才对太太说：“你到隔壁去，只给张林氏说一个事，就是她把亚峪克死的，她对亚峪好的唯一办法就是像大王村的王刘氏一样。”

太太看着张冠峪，眼睛猛然一亮，“我知道了，就是让他像王刘氏一样撞死在男人墓前，过后给她立个贞节牌坊。”

张冠峪蹙了蹙眉，声音虽小，却满是威严地说：“你声音小些不行么?! 你把死不要说得恁明白不行么?!”

“行行行……”太太的声音立马软了小了。

张冠峪抽了一口水烟，“只一个事要说明白，只要她像王刘氏那样，我就给她立的贞节牌坊，请安徽徽州的匠人，用娘娘峪最硬的麻石。听清么?”

“听清了。”太太的声音还软着小着。

“去吧。”

太太刚走出屋子却又折了回来，满眼满脸是喜，“我走到院里才想清你的心，”声音不由高了，“亚峪家就这女人还算个家里人，她一死，亚峪家就没人咧，不就都成咱家的么?”

张冠峪噗的一声将口里的烟吐出来，声音很轻地说：“你到

我跟前来。”

太太笑嘻嘻地走过去，期望着他的亲切举动，没想到他伸出手，在太太脸上扇了一掌，由于是叉开五指扇的，所以动作不大，声音也很小，太太的脸上却暴起五条红道子，“这话是能说出口的么？你这个猪！”骂完了又眯着眼抽水烟。

第二天黄昏，细雨刚刚落过，张冠峪斜躺在院子里凉爽宜人的凤仙树下，太太垂着双手立在他面前，声音很沉痛地说：“我说了一天一夜，她都一声不吭，直到今晌午，她才说了一句话，说谁也别想叫她死，她就是要活着，叫那些想让她死的人难受。”

张冠峪抽了一口水烟，“她说这话时眼里有泪没有？”

“记……”太太使劲想了想，眼朝上翻了翻，“记不得了。”

张冠峪眯着的眼猛然一睁，横了太太一眼，太太浑身立时一个哆嗦，“真、真记不得了。”

张冠峪不易察觉地叹了一口气，“她说这话时看你没有？”

太太立时来了精神，声音也陡然高了：“这贱人眼里太没人了，我从昨日说到今日，她都没有看我一眼。”

张冠峪眯着的眼又睁大了，“你想让全村人都听见么？”

太太立即将头往下垂了，眼也向下一顺，昨日留在脸上的五条红道子依稀可见。

张冠峪这才又将眼眯上了，“她说这话时，声音清亮不清亮？”

“清亮。”太太抬起眼，“她说到最后一句，还咬了一下牙。气得我就想把她那大奶子咬下一块。”

张冠峪听出了太太对张林氏的嫉妒，张林氏有一对夺男人魂的大奶子，太太却没有。他厌恶地对太太说了一句，“到你屋去吧，今日要把《女儿经》背过。”

太太扭着腰走进屋后，张冠峪把眼闭住了。十六岁的女人

依然在给他打扇子，十八岁的女人将水烟袋静静地端在胸前。屋外山坡上的杂木林在黄昏的山风中发出沉闷的呼呼声，山间泉水的流淌声隐约杂于其间。隔壁院子里忙于丧事的脚步声杂沓纷乱。一溜老重的脚步声从村街上移进了张冠峪家的门楼甬道，朝张冠峪所在的院子走来，却又悄然停住。

张冠峪却在这个时候睁开眼睛，盯住脚步声停住的地方，“墓挖好了？”

“照您的吩咐，墓腔三三见九，棺头正枕东山，棺脚正蹬石瀑，棺身正顺娘娘峪。”手臂很长的壮年男人张走阴沙着干燥的嗓子说。

张冠峪坐起身，微笑地看着壮年男人张走阴，“抽一口水烟。”

十八岁的女人立即将水烟袋拿过去。

壮年男人张走阴连连哈着腰说不敢不敢。整个娘娘峪的人都知道，张冠峪只会让最知心的朋友抽他的水烟袋。

张冠峪站起来，走到壮年男人张走阴身边，“叫你抽你就抽么，烟叶是带着露水掐下来的，滋心润肺。”

十八岁的女人就将烟袋嘴儿对住了壮年男人张走阴，壮年男人张走阴显然是非常向往的，但还只是小小抽了一口，声音立时更沙了，“谢谢老爷。”

张冠峪立在壮年男人张走阴身边，看着壮年男人张走阴，“你是风水先生，你说说看，寡妇给男人守孝，最好的地方是哪儿？”

“当然是墓地里，可是一个女人，特别是张林氏那样的好女人，我不说，老爷心里知道……”

“你说说看，她是我弟买来的，我弟是不是想让她近一点？”

壮年男人张走阴终于明白了，“当然当然，还是墓地好。而

且，在地下比在地上好，我在二老爷的墓腔旁边再挖一个四六式的守墓窑，和二老爷的墓腔只隔一丈六尺远，你看行么？”

“你是个心眼亮堂的人，这主意是谁出的？”

壮年男人张走阴哈了一下腰，沙着嗓子说了一句很透的话：“当然是我的，老爷还不忍心，是我顺着二老爷的亡期和二老爷墓地的方位推出来的。一个时辰后，全娘娘峪的人都会知道这事。”

细竹篾编成的躺椅凉爽而又舒适，娘娘峪首屈一指的大户张冠峪眯着眼躺在上面，身旁站着两个女人，一个女人为他点水烟，一个女人为他打扇子，还有一个老一点的家人给他打着伞遮着太阳光。是在张冠峪的弟弟张亚峪的墓地上，新坟刚刚堆起，坟前插着一溜柳木棍，灵幡在闷热的阳光底下缓缓飘摇，地上撒满了代表金元宝的黄色纸钱，一片子女人戴着白色孝帽跪在坟前长哭短泣，声音盖过了墓边杂木林里的知了声，张冠峪的太太和张林氏跪在这片哭坟的女人中间，前者哭得响亮悠长，后者则呜呜咽咽地几乎没有声音。张冠峪的刚满一岁的儿子在家人的照护下蹒跚着步子朝坟前走去，踏着一片哭声微笑着在坟前立住。壮年男人张走阴立即走过去，将一个糊着黄纸的瓦盆递到小少爷手里，又捉着少爷的手将盆子在坟前摔碎。随着“金盆”破碎的声音，张冠峪的太太立即撩起垂在脸前的哭帘，眼里竟然没有一滴泪，遂立了起来，一片子女人也都停了哭，随着她站了起来，只有张林氏还是原来那虾一样跪着的样子，还是那样呜呜咽咽地哭得几乎没有声音。

壮年男人张走阴踏着纸钱走到张林氏跟前，沙着嗓子郑重地说：“张林氏，眼下正是午时，是你下窑守墓的时辰，踏着时辰，你这三年守墓就顺风顺水，错过时辰，你在这三年就风云难测。”

张林氏缓缓抬起脸，被泪水润湿的白色哭帘几乎贴在脸上，

声音老沙得像磨了一年的鞋底，“你说啥？”

“你该下窑守墓了。”

“啥窑？”

“就是这儿。”壮年男人张走阴弯着腰将坟旁边一条斜在墓边地里两丈深的走道指给了她。

张林氏浑身一个哆嗦，猛然蹿起来，大叫一声：“不——”就晕了过去。

四个给张冠峪抬躺椅的精壮男人看着张冠峪。这时候一点儿风也没有，阳光将刚才人们哭泣时所流淌出来的湿润蒸发得一千二净，张冠峪解开胸前的一个扣子，轻轻点了一下头，四个精壮男人立即扑向了张林氏。在闷热的阳光地里，在听了焦躁的叫声中，在插着柳木棍的新坟前和满地的纸钱上，抓着四肢将张林氏抬了起来，一转眼就抬进了守墓窑。

张冠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从守墓窑里传出一声接一声的凄厉的叫，他注意到村里许多人脸上出现的惊讶和呆滞的表情，更注意到了站在他身旁的十八岁的女人脸上流淌出来的泪水，他在心里决定，回家以后就派人把这个十八岁的知自己根底却又同情外人的女人卖到卢氏的深山沟里。他把壮年男人张走阴叫了过来，在张林氏的绝望的叫声中，声音很大地问：“这……有点太……能不能让她回家？哪怕守孝守的时间长些……”

壮年男人张走阴看了看周围的人，在张林氏的惨叫声中提高声音说：“二大爷是他克死的，她只有在这里守三年才能消了她的孽，要不，她注定了是要被打进十八层地狱的。”咽下一口唾沫，又看了看周围的人，“大爷，你就成全她吧，这是对她好。”

“那……”张冠峪从竹躺椅上站起来，“真有点不忍心，为了她，就这样吧。”他颓然往竹躺椅上一倒，眯起了眼睛，手软软地

一摆，“谢谢乡亲们了，你们回吧，我再在这里守一会儿。”

哭坟的女人们和送葬的男人们就走了，踏着张林氏凄惨的叫声，呼吸着焦热干燥的阳光。只有他的太太、儿子和他的家人留了下来，太太气势汹汹地走进守墓窑，浅薄而又粗糙的声音立即从守墓窑里传了出来，“你这个妖精！你这个骚货！你还有脸哭，你看你肚皮都露出来了……”

张冠峪在太太的叫骂声中厌恶地蹙起了眉，遂对立在他身边的一个家人说：“去，把太太的嘴捂住！”在那个家人匆匆去后，他又对打伞的老家人说：“派两个强壮男人在这里守着。”在老家人连连的应声中，他又补充一句，“守到她习惯为止。”闭了一下眼睛，突然又说，“给守墓窑里放一块大石头，放一把剪刀，万一她忍受不了，要寻死守贞节，我们得成全她。”说完了就躺在竹躺椅上，嘴巴朝十八岁的女人那边一伸，却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噙到水烟袋嘴儿。他只轻声嗯了一声，十八岁的女人立即浑身一个哆嗦，在太太陡然停止的叫骂声中，在张林氏坚韧不拔的叫声中，将水烟袋嘴儿伸到张冠峪嘴前，又撅着樱口噗地一吹，就有淡黄的如豆小火跳闪在蒸人的阳光中。

“咕咕咕……”张冠峪深深地吸了一口，觉得他把他们张家的所有产业都吸进身体去了，在吐出烟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片灿烂的汗水。

二十一天后的一个雨后的清爽的傍晚，年轻貌美的张林氏从守墓窑里走出来，坐到她男人的坟头上梳她的黑长的头发，青色长裤裹着的左腿上搁着她的剪刀，剪刀把儿上缠着红丝线，右腿上放着她的黑绸子头绳。她知道自己抗不过张冠峪，她知道张冠峪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鲸吞她男人张亚峪的这份产业，这份产业包括九十六顷地的苹果园，包括那个给了她几个月销魂日子的大宅院子。她把张冠峪派人搁在守墓窑里的剪刀放在她的

枕头旁边，她知道张冠峪想让她用这把剪刀戳断她的命，她却反其道而行之，给剪刀把儿上缠上了红丝线，她觉得这红丝线就把她的十九岁的美丽的青春给缠住了。她把张冠峪派人搁到守墓窑里的大石头用来搁粮食袋子，粮食袋子旁边是水瓮和简单的炊具。她坚信她的肚子里有张亚峪的种，几个月来的日子里他们不分昼夜地做那男女间的事。就是再贫的地，也该种出庄稼了！她这样想。她知道，只要自己把娃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亚峪的那份家业，他冠峪再抽水烟再眯眼睛也吞不了。有了这坚强的信心和期望，她的心平静下来，她在守墓窑里安静地过起日子来，守她的男人已经撤走了，她在傍晚的娘娘峪里梳头梳出了无比美妙的心情。她算着日子，今天如果不来身子，就说明她的身上有有了。所以她从早晨开始，就胆突突的，惟恐下面见了红，一直到守墓窑里已经一片黑的时候，下面还是很干净，她的眼里就流出了激动的泪水，这才欢欢地走出窑来梳头。她的面前不远处是白色的石瀑布，那是西边整整一面白光光的山崖，远远看去完全是一道宽阔的飞泻而下的瀑布。她的身后是苍翠的杂木林，从里面飞出归林的鸟的欢乐的叫声，还有一些将要夜行的动物从林间偶尔露一下头又缩回去。峪底是一条弯曲的小河，水声汨汨，有野鸭子受惊飞起的扑棱声和青蛙的连绵不断的鸣。远远的峪口，隐约闪现着树林裹着的娘娘峪村，有随着晚风斜斜地升上天空的炊烟，还有依稀传来的一声两声犬吠。她把一些看在眼里听在心里，她的白腻的手臂和捏着梳子的手露在宽大的短袖衫子外面，一上一下地梳着头时那衣袖也就一上一下的。在渐渐暗下去的暮色里，这白腻的一上一下的手臂成了娘娘峪深处的一道鲜活美丽的风景。

正在上下着的手臂突然停了下来，她感到一股热乎乎的液体往她的下身涌动流淌，十九岁的她已经无数次地经历过这样